

月台書
水書書
傳書老拙
致書少失
元書子
王書
公書
國書
王書
為書
龍書

朱

熹

卜耕 ● 著

理学宗师
朱熹传



作家出版社

理学宗师

朱熹传

卜耕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理学宗师：朱熹传 / 卜耕 著. -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6. 1
(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)

ISBN 978-7-5063-8606-7

I. ①理… II. ①卜… III. ①朱熹 (1130 ~ 1200) - 传记
IV. ①B244.7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310585号

理学宗师——朱熹传

作 者：卜 耕

责任编辑：周 茹

书籍设计：刘晓翔+韩湛宁

责任印制：李卫东 李大庆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邮 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 (作家在线)

印 刷：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52 × 230

字 数：387千

印 张：27.25

版 次：2016年1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606-7

定 价：43.0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001	第一章 / 多舛童年
035	第二章 / 寄人篱下
067	第三章 / 青春做伴
095	第四章 / 同安任上
134	第五章 / 仕途蹉跎
172	第六章 / 讲学论道
217	第七章 / 人文匡庐
253	第八章 / 浙东风云
286	第九章 / 九曲武夷
318	第十章 / 暮色临安
361	第十一章 / 书生本色
387	第十二章 / 浩然长天
413	附录一 / 朱熹重要纪事年表
421	附录二 / 参考文献

第一章

多舛童年

1

秋意甚浓的一天，在城西昼锦坊永兴寺赏罢桂花，朱松写下了一首《月桂花》诗：“窗前小桂丛，著花无旷月。月行晦朔周，一再开复歇。初如醉肌红，忽作绛裙色。谁人相料理，耿耿自开落。有如贫家女，信美乏风格。春风木芍药，秾艳倾一国。芳根维无恙，岁晚但枯槁。”

书生仗剑亦风流，但长身玉立的朱松并不轻松，作为一个被朝廷遗忘的中年小官，寄居在一个同样被人遗忘的地方。

那就是闽北的尤溪。

公元一一三〇年，那是南宋建炎四年。其时，此地名为福建路南剑州尤溪县。唐朝那个时候，有位出言成谶的异僧叫文炬，见玉溪桥滩下有枚青石，坐卧人高，状如官印，曾为尤溪留下偈语：“塔前青印见，家家亲笔砚。水流保安前，尤溪出状元。”诚然，四大皆空的文炬给了后人一个吉祥的向往，同样在唐朝，已是末期，诗人韩偓却以他的眼光发现笼罩尤溪的一层阴影。那时四分五裂，家国无保，韩偓弃官逃亡，尝受战乱，流寓沙县、尤溪县，却对冷落僻静的尤溪做了另一番现实主

义的描绘：“水自潺湲日自斜，尽无鸡犬有鸣鸦。千村万落如寒食，不见人烟空见花。”

就在这个时期，南宋遭到南侵金人的野蛮掠夺，皇帝出逃，“京城围久，中外莫知帝处”。这且不算，不少地方农民起义军又横刀立马，争夺领地。尤溪出现像韩偓面对的一样境况。朱松不计较自己是朝廷遗官，与几个士子上午在县学讲课，慷慨激昂地宣扬抗金御敌；下午应约又一起到永兴寺为大宋诵经祈福，然后赋诗题画。

当时几人皆为尤溪名流，也同是良师益友。其中朱松题罢诗，寺里人觉得少了，掌灯时分，又缠着朱松在壁上另写了两首。

用过斋饭，朱松、郑安道、庄光、卢安邦几人都辞着要走，寺里人也不再强留了，打着灯笼相送。走过照壁时，老态龙钟的郑安道叫停住步，他在灯光中拿杖头点点朱松题罢的两首诗，说：“我说朱老弟，你这字尤见功力了，诗也好。”

几人站一起，庄光不禁又朗诵一遍：“胸中一壑本超然，投迹尘埃只可怜。斗粟累人腰自折，不缘身在督邮前。”“来解征衣日未斜，小轩泉竹两清华。道人法力真无碍，解遣龙孙吐浪花。”

朱松：“过奖了，权宜之作，笑煞诸公了。”

郑安道：“那倒不是，寺里无酒，要是有了，诗会写得好上几分。朱老弟，上次你喝多了，填的那首《蝶恋花》，依老拙之见，才是佳作。”

这时，卢安邦拉了朱松衣袖，说：“我倒未曾耳闻，乔年兄读来听听。”

几个人一撺掇，朱松见拂不过，捋须整冠，清清嗓音，朗声诵道：“清晓方塘开一镜，落絮飞花，肯向春风定。点破翠奁人未醒，余寒犹倚芭蕉劲。拟托行云医酒病，帘卷闲愁，空占红香径。青鸟呼君君莫听，日边幽梦从来正。”

众人都道好。

郑安道赞道：“这词甚好，不光老夫说好，我那在外头公干的犬子，还手书好，裱在中堂赏玩。”

听得大家称赞，朱松不免脸红，忙着自谦。

这朱松，字乔年，人称韦斋先生，祖籍徽州婺源松岩里（今江西婺源县紫阳镇），生于北宋绍圣四年（1097）。政和八年（1118）考得进士，同太学上舍出身，登第，授迪功郎。但他这几个好友也不同凡响，均是尤溪原籍人，归隐之士。这郑安道是神宗熙宁六年（1073）进士，官至金紫光禄大夫，颇有治绩；庄光建炎二年（1128）进士，道不容，遂弃官，识明志高，杰然自拔于流俗；卢安邦宣和三年（1121）进士，少时颖异，过目不忘，博学通古。让朱松心中愈发不安的，郑安道讲的儿子郑德予，是他与弟弟朱樸的共同好友。他任政和县尉，郑德予任知县，还是他上司，与他情同手足。郑安道看重朱松文章，郑德予尊重朱松为人，亦师亦友，父子俩都成了朱松至交。朱松尤溪县尉任满之后，不回政和县居所，让给母亲弟弟住，而在水南郑氏别墅寓居，等待朝廷召命，也是郑德予出的主意，郑安道拍的板，朱松自己点的头。

几人正走着，前方听得人喊，但并不见惊慌。几人忙趋近一看，一大群街坊，正站在尤溪河边看对岸，原来是对岸公山失火，先是一股火腾空蹿跳，然后分部燃烧。公山本来形状奇异，东弼如“丿”，西辅为“ㄣ”，中阜为“厶”，这间儿在星光下像有天人，于无形苍穹间隐蹲了，俯下身子，拿柄蘸了火的巨笔，顺山势先丿后ㄣ，再来一厶，完成了个绝妙“公”字。

几个文人惊得呆了，半晌，庄光才跌脚道：“哎呀，郑公，乔年，你们溪南别墅就在山下呀。”

朱松：“这倒无碍，隔老远，烧不着人。山火近人情，常常自生自灭。”

屋主人郑安道也不当回事：“天意难违，烧烧也罢。香山居士不是说么：‘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’如得大宋太平，明年伊始，又是一年好山花。到时，老朽置酒一瓮，叫人抬上山，请诸位公山踏春，做回欧阳醉翁。”

还在议论着，背后远远地又有异响，很快又有人大叫：“快看，快看，文山也着火了。”

几个人转过身，果真好像有约，与公山遥遥相对的文山，也风生火起，像夜幕下支起了一个大火柱，不经意间，逐烧成了个“文”字。

几个人着实吃惊，心生诧异，面面相觑。各人想到金兵南侵，山河破碎，自己与身后家事多有不保，而此时出现祥兆，也未可知。看火的人也多了，拖老携幼的。那时乡野了无生气，除了红白喜事，偶尔山火，人们也当成了天赐大戏。

唯独朱松一脸静穆，不以为然，大敌当前，金人如一旦入闽，作为大宋官员的他当立马披袍御敌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。况且，他觉得自己算是漂泊者、外乡人，老天真预示尤溪什么，好运也不会落在自己头上。他弹弹衣冠上吹落的烟灰，打算趁早过桥去，看顾家小。郑安道并不急着离去，拄杖独立一边，犹自揣思：“怪哉怪哉，毓秀之峰公山未了，太祖山文山又火起，这凭空大火竟烧成了文公两字。乱世现兆祥，天会眷顾小小尤溪？天若有情天亦老，这老天也打哑谜，这又告诉尤溪人，什么意思呢？”

2

翌日正午，毓秀峰下的郑安道义斋西厢房有婴儿呱呱落地。朱松夫人祝五娘诞下了一个右脸长了七颗小黑点的男婴。仔细一瞧，近眼睑三颗，密挨着，后边四颗疏直着，竟是痣。想到昨夜莫名其妙的山火，竟然是天降喜火，朱松心中灵动，给这乱世降生的三儿子取名“熹”，小名沈郎。又想到有一日几个友人游莲花峰天湖寺，将带来的几尾鱼放过后，碰上个卜卦的山人。朱松并未想着问卜，哪承想，几丈之距，风刮着那白须山人的幡子径直到了跟前。朱松只好作揖道：“老丈，有缘了，在下给您老捧个场子吧。”那山人给朱松卜了一卦，算过后反对他一拜，只道：“富也只如此，贵也只如此，生个小孩儿，便是孔夫子！”

三朝那日，便是“洗三旦”，北边也称“洗儿会”。“添丁发甲”，“做

三旦”“做三朝”或“做三诞”。尤溪人非常看重这日子，俗称为“汤宴之喜”。到了日子，左邻右舍都会带礼来贺。可能朱松在尤溪做过县尉，做官那会儿并不曾托大，周济过不少人，那日早早赶来吃午的，有不少没打招呼的远地客。舟子贩夫赶拢来，是看到了郑氏馆前的红纸公示。有手头阔绰的店家扯了几尺布来，没来由赶上趟儿的山里人，有的只好篮子装点果，或则荷叶包上点蛋，拿胭脂草沾上红，再扯上几株葱与蒜，就顺脚进了郑馆门槛。

这天，本来娘家要置办婴儿用的围兜、衣帽、摇篮、被帐、玩具和产妇坐月子用的鸡、面、酒等，大张旗鼓挑将来的。但娘家人在徽州来不了，老房东郑安道就承当娘家人了。

左逊右大，房东郑安道及家人居住右侧。客人朱松七口之家就寄居在郑氏馆舍的左侧。所以，郑安道早早过来，叫了打下手的仆人搬运不少吃食，该置办的都办了，还坐镇张罗。亲朋好友兴之而至，日久不见的弟弟朱怪与朱樨从政和县赶来，他们刚大笑着前脚进门，后脚僧人无求也现身了。这无求是私下至交，算是不速之客，倒让朱松大喜过望。不分尊卑，酒席之中，朱松殷殷把盏劝酒，笑声朗朗，寄人篱下的阴霾一扫而尽。

一般人吃过午宴就走了，近路的就傍到黑，吃过夜饭才散。剩下的老朋老友便不走了。去看小朱熹坐木盆，香汤洗沐。

屋子内外，郑安道几个人买的新灯一齐悬挂起来了，这“灯”即意添“丁”，挂灯以示“贺生”。

一个大木盆，水晃晃的，几个袖子扎得老高的女眷快手快脚地托着婴儿，一勺勺加着香樟叶、艾叶与甘草，还有茅草、蕨叶及蛋等熬好的香汤。旁边的几个穿戴齐整的童男子，剥开客人凑上的红纸裹的铜钿与碎银，往盆里一件件丢下。女的撂下金簪玉佩，轻声笑语地顺着添盆取乐。

有月爬上树梢头，小朱熹并不哭，黑睛瞳瞳，眯着眼去看月。惹得众人一阵笑，并一齐吃糯米炸的芝麻饼子与肉余清汤。

郑安道兴致高于主人，自然而然地借题发挥，撷朱松吟诗。实际

上，那日洗三旦，祝五娘交代了人，财不露白，暗中遮了一边不让人看到朱熹右边的七星痣。人们只是拿眼扫了扫小儿，更多的是瞧了场并不全懂的文人斗诗唱酬。

主人朱松当即咏下《南溪洗儿二首》：“行年已合识头颅，旧学屠龙意转疏。有子添丁助征戍，肯令辛苦更冠儒？”“举子三朝寿一壶，百年歌好笑掀须。厌兵已识天公意，不堪回头更指渠。”

郑安道不甘示弱，接连抛出两首贺诗：“今宵汤饼会，满座桂香来。圆月飞金镜，流霞泛玉杯。渥洼元异种，丹穴岂凡胞。载路声闻彻，祥光烛上台。”“瑞气霭南山，弧悬别墅间。此时夸降岳，他日见探骊。席敞篱花艳，樽浮竹叶斑。老夫歌既醉，拄杖月中还。”

无求是出家人，苦于不能饮酒，这时见庄光、卢安邦和朱熹都有诗了，不慌不忙，却叫朱松抱出小朱熹一瞧。月光朗朗，静照熹郎。头上七星映衬月色闪亮，无求见了，一点也不惊讶。不紧不慢，取了随身带来的木鱼，在他父子头上虚敲了几下，当着尤溪唱了一偈：“你求我无求，他求我有求。无求非有求，低头见水流。”朱松一愕，无求的话，别人懂不了，有的还在想在猜，无求敲响木鱼，人已走在月下冷径。

苦境遇乐，朱熹一出生，朱松就喜不自胜地快马报与徽州婺源老家，同时修书与岳父祝确，他如实相告：“小五娘九月十五日午时娩娠，生男子，幸皆安乐。自去年十二月初在建州权职官，闻有虏骑自江西入邵武者，遂弃所摄，携家上政和，寓垄寺。五月初间，龚仪判兵烧处州，入龙泉，买舟仓皇携家下南剑，入尤溪，而某自以单车下福唐见程帅。在福唐闻贼兵破松溪隘，駉駉东下，已入建州，南剑甚急，又匆匆自问道还尤溪。六月十四日早到县，而贼兵已在十数里外矣。幸二舍弟已搬家深遁，是日即刻与县官同走家间所遁处……”

老丈人许久未回信，大概也躲难去了，或则差遣下人逶迤而来。倒是婺源朱氏极快传回了书信，他们说：“九月十五，前后连着三日，城南虹井冒沸，紫气如虹，还有鸣响。”朱松犹自心喜，他知道，自己出生时虹井冒了三日白气，这小朱熹降生却冒了三日紫气，人兮，祸福所依，这又是咋了……

3

“瞧这小灾星，大人不消停，他倒好，睡着翘嘴笑，不怕冻着，还伸兰花指。”祝五娘说，“这几年多亏了两位叔叔周全，三番五次帮着我们一家人脱险。”

逃难路上，没有马，只花钱雇来一辆乡间贩木炭的牛车，上面垫满稻草，安顿祝五娘抱着小朱熹，及他两个小哥哥。

朱松走在一箭远外，打前站。朱桎扛了朴刀，朱棣执了剑，一前一后相随。听了嫂子的话，两个小叔哪好应，只当没听见。

一家人从尤溪匆忙出走，准备暂避龙爬。

这事发生在朱熹出生的六个月后。绍兴元年（1131），开春，乡间吹着刮颈风，树上到处挂冰凌，地上是冻雪。有时坡陡，寸步难行，两个叔叔只好助着牛，使力推车。

前一劫，是有一支不知死活的金兵突破防线，从江西斜杀至闽中邵武，使得朱松在建州弃官逃亡；后一劫，是福建路建州人范汝为所为，惊天动地的。

范汝为以贩卖私盐为业。宋时福建内陆四州实行食盐官卖，官盐物劣价高，造成民间大量走贩私盐。趁金人犯疆之际，范汝为集聚盐贩揭竿而起，又逢闽北天旱闹粮荒，许多自耕农破产成为佃客，衣食无着。饥民参加起义的人很多。等于官逼民反，从原先几十人逐至万余人。建阳县令王昌与瓯宁县令黄邦光，束手无策，建州知州韩珉见状不妙，派州兵前往镇压，被农民军轻易地打败。后来朝廷又派重兵征讨，范汝为利用官军不熟悉闽间地形，诱其深入，连战连捷，并趁势攻占建阳城，掌控大半个闽北。朝廷无奈，回头议和招安了范汝为。几个月相安无事，因为受招安之后，范汝为曾参与镇压闽北地区的刘时举、廖公昭、余胜等部农民起义军，并与已被招安的张万全、张毅等部互相仇杀。没挺过春节，进退维谷的范汝为再次造反。

范汝为在几年大乱中，闽北与闽中官府首当其冲。因为起义军被官府追剿，索性大开杀戒，扑杀当地朝廷官员。见抵挡不了，绝大多数官吏尽数散去。外籍官员朱松就是其中一员，无从上任，雪上加霜。勿乱中，又连着举家辗转逃命。

有幸，朱家躲过一次，惊魂未定，凶险的第二次又来了。

也是这年六月十四日，范汝为攻打南剑州（今南平），乱军窜至尤溪县城几十里外，一时全城恐慌。刚好朱松去了福州，面会守帅程迈，可能还在赶回尤溪的路上。朱怪已回政和，喜欢云游的朱樗并未走远，闻讯赶过来，护送祝五娘一家人出城，逃往九阜山避难。

这个三弟朱樗身材魁梧，与中了武举的二哥朱怪一样，善使刀枪棍棒。一个诗文出众的世家子弟，却不肯随俗，无意仕途，一味云游四方，专在佛道门中探寻真谛。

在九阜山躲上三五日还行，一晃十余日，带的粮食早吃光了。巢栖穴居，只好以野果充饥。野果再也寻不着，人也扛不住了，风餐露宿，祝五娘也病了，歪坐一蓬丝茅草上，已无奶水，吸吮不着的朱熹不禁蹬了小腿，哇哇大哭。

为防虫兽来袭，朱樗又不能独自下山找吃的。难道兄长一家几口将饿毙于山间？他忧虑不已，又想到大宋疆运，自己报效无门，愈发狂躁起来。

大树之下，一阵散碎阳光，祝五娘看着朱樗狂吼数声，拔剑狂舞起来。

小朱熹也被叔叔吼声震住了，拿眼瞄团团剑光。

长啸与剑声，引来了一位采药汉子。

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山下百姓，但这人却与朱家有不解之缘。还是去年冬，这陈姓药翁推了一鸡公车炭与药草去城里卖。不小心炭荏撞烂了一个恶小衣袖，恶小与几个地痞将车子掀翻，天寒地冻，将老陈头搵到尤溪呛水。朱松、朱樗从桥上冲过河来救人。朱樗几个虎蹿过去，三拳几足赶跑几个歹人。朱松则把陈药翁从水里救起，脱下外袍给他披上。

这会儿，陈老汉大叫：“恩公，怎生是您？”

朱棣忙收剑罢手，见一个人趋近揖礼，定睛一看乃陈药翁。顿时，仰天大笑，知道，绝处逢生了。

陈药翁当日回到双鲤老家，将家中仅有的五只鸭子一狠心全宰了。抹了鸭脖子之后，陈药翁才觉得不对，这三伏天鸭肉不臭了才怪，如何挨过明日。还是他老婆灵光，将鸭子去毛开膛，串好篾片，浸泡好药草，再加盐、姜与五味，连夜生起炭火将肉乎乎的鸭子熏干。第二天，陈药翁将干鸭子肉与米食，匆匆送上九阜山。

看着陈药翁从菜篮子提出光溜溜、扁平平的熟肉团，朱棣问：“这是啥？”

陈药翁眼珠一打转，脱口道：“板鸭。”

朱熹两个小哥早按捺不住，抢吃起来。朱熹也不由自主吧嗒小嘴，祝五娘掰了点鸭肉塞他口里，小家伙竟自吞吮。

南方有满百、周岁给婴儿第一次尝荤腥的习俗，一般选飞禽类，意在长大如鸿鹄远志，吃遍四方。看到这，朱棣苦笑不已：“没带着箭，本拟射只雕给沈郎开荤，今日却是不会飞的板鸭子。”

祝五娘说：“他叔，这个便不错了，这是他的命。”

直到七月中旬，鬼节要到了，起义军在延平被官军打败。朱松也在九阜山找着一家人，迎回尤溪县城。郑安道急得团团转，见他们安然无恙，忙询问起来。朱棣提到了陈药翁，祝五娘说到了烤鸭子。听说如此美味，眼看中秋将至，郑安道抢先安排杀了十几只鸭子，叫祝五娘将鸭子制作成传说中的板鸭，分赠亲戚，一吃，果真别有风味。

4

一年之后，范汝为也走到了尽头。

金国和立张邦昌为帝的伪大楚国联手，几年来，自北而南，攻打南渡临安（今杭州）的南宋政权。金兀术的军队分两路渡过长江，连破建

康等重要城镇，直逼临安。当时赵构星夜从临安出逃，经越州转明州、定州，后乘船南逃，避难于台州、温州之间的沿海各地。情急之中，性命交关，害怕像父辈一样被虏，也顾不得天子颜面，狼奔豕突，为避金兵锋芒四处乱窜。地上避不开，便藏到东海上。金兀术的军队紧追不舍，连连攻破了明州、临安、越州。紧要关头，反倒是普通军民奋起反击，同仇敌忾，击退猖獗一时、嚣张跋扈的金人，终于度过凶险，将皇帝迎回临安皇宫。外贼既退，顿时一身轻松，多年奔波的赵构堂而皇之地做起皇帝来了。

听得内贼范汝为又作乱，还有起义的湖南钟相、杨么，赵构龙颜大怒，一肚子恶气全撒他们身上了。

赵构：“北狼伤人犹可谅，内犬作吠不可恕。几个草寇，能逞几点星光？杀！”

于是，枢密院依诏急令分部剿灭，入闽的是从抗金前线回来的左军都统制韩世忠为宣慰副使，率领三万精锐之师疾速“征剿”。很快，韩世忠之部骤围建州城，并以天桥、对楼、云梯和火炮昼夜攻城。万余农民起义军英勇战死，范汝为眼见大势已去，只得退到回源洞自焚了结。范汝为死后，他的另一支手下范忠，仍集结千余名义军负隅顽抗。该部义军于绍兴二年（1132）十一月攻占松溪，杀了吴县尉及泉州郡守陈戢的妻子。继而进入浙江龙泉，围攻处州（今丽水）。

范汝为死了，灰飞烟灭，闽北归于宁静。

战争停息。可是，朱熹一家仍旧没有走出窘境，反而愈往谷底走了。与朱松同年的进士张浚，那时并未称相，远在西北与刘子羽率军民抗敌，谁也帮不了谁。但是，也有短暂一阵，朱松稍有人生转机，不过是昙花一现。

那还是一家逃难到福州一带的过程中，朱松不仅连连给朝中好友去信，也厚着脸皮拜访了过闽或在闽的几个执事官，陈述了自己的遭遇与拮据。

有个常州晋陵人胡世将，范汝为犯闽时为监察御史、福建路抚谕使。在福州朱松拜见了胡世将，并献了平贼之策。胡世将并没有追究朱

松乱中弃官保命之罪，还对他心生赏识。范汝为一事了了，胡世将回朝担任尚书右司员外郎，他记起了远在闽中山深水冷中打转的朱松，给他在朝廷荐才名单中添了一笔。

任命下来了，比以前几任官还小。不过，总算东山再起。等米下锅的朱松没有耐心再等了，绍兴二年（1132）六月，带了一岁多的朱熹及家人南下石井镇赴任。

捧得个饭碗总比讨饭强，便有人写了一首诗赠予朱松《送朱乔年拊举荐监石井镇》：“石井镇初腾一鹗，管城子健干千钧。已然自足雄吾党，其进祇应轶古人。衣被卉裳殊俗惯，解捐犊佩猾商驯。万钟他日扶危平，五斗怡怡为奉薪。”

乱世出英雄，也屈英才，有济世报国之志的朱松，在海港小镇当了一名监税小官。石井是个滨海重镇，连接泉州湾沿海各地，独有“四海四陆”八奇和“春夏秋冬晨午夕晚远近”。隋之时，就有人迹，于此渔耕生息；唐代开辟了“海上丝绸之路”；宋设“石井津”，置“巡检司”，由泉州下派榷税吏在港口设立津卡，坐收舶税，称“石井津”。镇监朱松必须亲力亲为，既得动手也得动嘴，并不大波大澜，显然也不轻松，每日追着海边日影，晨始暮止，带着几个小吏在几条街巷与码头走上串下，搞得鞋袜泥湿，一身鱼腥。

“试吏驰驱，厌鱼盐之琐碎。”朱松不幸陷入此等境地。想到自己是程颢、程颐再传弟子，师公杨时还在将乐，授业老师罗从彦在沙县，小师叔刘勉之和师兄李侗分别在崇安与南平，都在潜心传授理学。作为一名闽中屈指可数的理学人士，虽不得志，政务之余，朱松不甘落寞，还是忍不住挑选镇子里一些愿读书的年轻人，义务听他讲学。富绅黄护看在眼里，在镇西鳌头境捐建一所镇廨，并于廨畔筑“鳌头精舍”，作为朱松讲学馆所。

一天，祝五娘抱了沈郎到城隍庙拜了一回，顺路去衙门看了眼朱松，发现朱松拿着一根腰带，对着案上一封书信泪流满面。祝五娘看了看，却是郑德予写来的，转告朱松，邓肃早在绍兴二年（1132）五月躲

范汝为时就病逝福清，其家人已将他归葬于沙县八都邓墩。

“就在我来石井之时，栟榈兄便撒手人寰，才四十二岁。”朱松捶着自己的头，叹道，“如果他栟榈兄迁就一点，不上那《论留李纲疏》，就不会被免去左正言之职，谪贬回乡，就不会如此下场。大宋不幸，天妒奇才。”

邓肃是朱松好友，出入朱家，均是祝五娘款待的。出身大家的祝五娘也钦佩邓肃谈吐不俗。邓肃仪表堂堂，也是理学人才，深得杨时先生器重。其二十六岁入太学，靖康元年（1126）进士出身，补承务郎，并授以鸿胪寺主簿之职，同年十二月，邓肃使金，被扣为人质，全无丝毫奴颜媚骨，一时传为美谈。去年有一次邓肃携母避乱，来到尤溪找朱松，两人畅饮，大醉不起。第二日，朱松故意扣下冠带，戏说：“这个暂不给你了，知道你在朝中带回不少好纸笔，不妨拿与来换。”邓肃一笑，下次果真带纸来了。朱松还了冠，但要赖留下腰带，本想做个念想，故意说：“有纸无笔，不够，这东西还得留下。”邓肃又是一笑，当场赋了《谢朱韦斋》诗：“归帽纳毫真得策，要笺留带计还疏。公如买菜苦求益，我已忘腰何用渠。闭户羽衣聊自适，堆窗柿叶对人书。帝都声价君知否？寄付新传折槛朱。”如今，物是人非，不能不令人唏嘘。

念及这些，祝五娘也不去劝解丈夫，眼窝一酸，竟也哭了。

沈郎略晓人事，见父母都在流泪，便猴过身子，帮父亲拭泪，以头轻叩母亲的头，使得头上帽子的上八洞神仙银饰、项上长命锁一个劲发响。

5

绍兴四年（1134），朱松有了一次仕途的绝好机会。当时泉州知州是做过参知政事、资政殿大学士的谢克家，他慧眼识才，和内翰綦宗礼一起举荐朱松，参加召试馆职。朱松匆忙赶到临安，以“中兴难易先后”之论为知枢密院事赵鼎看中，幸而被除（任）秘书省正字，循左

从政郎。之后，赵鼎被差遣为川陕荆襄都督，他记起那个满腹经纶的朱松，通过尚书省欲招他为幕僚。可秋风萧瑟之间刚返回石井的朱松，却得到慈母祝氏在政和不幸去世的消息。不顾众人再三挽留，他匆匆带家人离开石井，回政和、尤溪去丁忧守制。当时宋朝设置太常寺卿、少卿，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，也兼管丁忧祖制之事。但凡朝廷官员的双亲如遇丧亡，无论几品、何人，即时即地回归尽孝二十七月不等，也称丁忧制度。

坐马车回归的路上，沈郎问：“阿爹，我们怎么又像燕子一样搬家呀，家到底在哪儿？”

祝五娘指指尤溪方向，朱松却指指北方徽州。见小儿一脸茫然，只好老实对他说：“说来话长，真要说将起来，那只好对你当书说了。先说说咱们朱家。”

小不点儿开始懂事了，黑眼珠一转，抢了话题：“为什么要姓朱，不姓赵？朱，猪也，在石井港子光屁股跑，不少小厮拿竹丫子打。”

祝五娘扑哧一笑，朱松不笑，却说：“这又是一出了，这朱家不比当今皇家差，远祖为颛顼帝之后，周朝时封于邾，以国为姓。后邾国为楚所吞并，为了避邑，子孙就把邾字右耳去了，遂以朱为姓。以后到了大唐，天祐初年，有个叫朱古僚的部将，奉歙州刺史陶雅之命，带兵三千人镇守婺源，官封茶院制置使，巡辖婺源、浮梁、德兴、祁门四县，收管茶赋。后受封宣、歙、池、平、苏、杭、饶、信八州观察史，这个朱古僚看中了驻地婺源风光秀色，安下家来，成了我们的婺源始祖。再以后，就有了我父亲朱良材，也有了我。我离开徽州老家到政和任县尉，你爷爷朱良材将百亩田产抵押于人，便带了你奶奶、你叔叔投奔福建政和来了，买了房，住了下来……”

一路述说，沈郎听得似懂非懂，直眨巴眼睛。

有山阻路，弃车雇舟。逆水行舟，又是秋夜，皓月当空，朱松船头吹笛。笛子一响，沈郎第一个醒了，颠儿过来傍父亲坐下，支起下巴歪看夜空。

祝五娘也惊起出舱来了，给两人添衣。